

滨湖尼亚加拉之旅

顾雄

加拿大的滨湖尼亚加拉地区有长达五十年的雇佣国际移民劳工的历史, 很多劳工从牙买加和墨西哥来到这个区域的果园农场工作。纪录片作为我的“移途记忆”研究项目很重要的一部分, 顾雨、斯考特和我已经来过滨湖尼亚加拉两次进行纪录片拍摄。这一次我们再来是为了拍摄劳工们每天的劳作和生活。

8月22日, 我们分别从温哥华和洛杉矶坐凌晨6点的飞机出发, 抵达多伦多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我们在机场租了一辆福特SUV, 前往滨湖尼亚加拉。 三小时后才抵达苹果木家庭旅馆(B&B)。这次旅程我们将一直住在这里。旅馆是完全被果园地环绕着的。旅馆的主人是简·安德鲁。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 简始终在帮助这个区域的国际移民劳工。通过简和她的组织, 我们认识了十二位我们可以单独采访的人。去年我们的滨湖尼亚加拉之行结束后, 我们曾前往牙买加, 在其中三位劳工的家乡采访了他们。

我们这次行程的目的是拍摄纪录劳工们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的生活。之所以特地选择在8月份前往, 是因为8月份是水果生产季节的尾声, 是果园最忙的时候, 也是劳工们准备返回家乡的时期。为了拿到采访的许可, 我们首先要获得果场主的同意。简把我们介绍给了三位果场主, 以下用A, B, C指代他们。A来自瑞士, 1970年代移民加拿大。他是一位独立果场主, 不是文兰种植合作企业的一部分。他对自己果园的生产运营有科学的、有效的思考, 并建立了自己的经销网络。这个经销网络已经存在有将近50年。A努力地避免浪费, 并研究出很多方法来确保自己的产品从种植环节起就获得成功。A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 他完全不介意我们拍摄他果园里的工人。一般来说, 获取果园主拍摄许可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但是在A这里, 没有这样的问题。

B是我们接触的第二个农场主。从上世纪80年代起, 他就拥有这个地区最大的果园, 并把这个果园建得越来越大。当我问他, 他的果园究竟有多大时, 他只用简单的一个字回复了我, “大”。去年我们访问了他的果园, 并和他的儿媳D交流, 她同意我们采访农场工人和在他们的土地上拍摄。今年, B的兄弟E允许我们拍摄了水果的包装流程。当我们终于通过E见到B时, B问我们到底来他的果园是要做什么。我告诉B, 我们在做一个艺术课题, 这个艺术课题是关于国际移民劳工, 以及他们长期与家人分居情况下的家庭记忆。

我们接触到的第三个农场主是C。C是一个华裔加拿大人, 18年前移民到加拿大。C和他的太太住在北京的时候是大学教授。3年前, 他们从一个想要退休的农场主手中买入了这个果园。C签署购买合同后, 为了在管理果园前先了解果园的运行流程, 他在果园里和采摘工一起工作了三个月。他的土地有30英亩大。B的工人也住在C的果场内。C也支持我们的拍摄工作。

在加拿大的农场上, 国际移民劳工一天的工资抵得上他们在自己家乡辛勤工作两周的薪水。

8月24日, 破晓之前, 我们开始跟随劳工们的活动。此时, 劳工们在做早晨的工作准备, 以开启随后长达12到14小时的一天的工作。我们从他们在C农场的房子内开始跟随。早餐后, 他们穿上工作服、工作靴, 爬进一些改装得极简的车。这些车没有门, 有一些甚至连车顶也没有。15分钟后, 他们抵达B的农场。当我们拍摄了劳工们早晨出发的场景后, 简帮我们联系上E, 这样我们可以前往水果包装的厂房拍摄, 并看到水果包装以供出售的流程。E五十岁出头, 很有幽默感。他允许我们进入水果包装车间拍摄, 并带领我们参观。

他向我们展示了制作箱子的机器; 这种机器把二维的纸板变成三维的纸箱。他还向我们展示了审核水果的流程; 比如说, 如果一个桃子上有一点瑕疵, 这个桃子就不能要了; 或者如果一个桃子个头太小, 它也没用了, 所有的桃子都得是差不多的大小和形状。那些没有通过审核的桃子会被送到别处的工厂去, 用来制造果酱和果脯。而前些年, 这些不完美的水果是会直接被丢掉的; 这种做法在不久前被改变了。当我看到一整墙一整墙高的、重叠起来的尼亚加拉水果箱子时, 我想象出一个由果箱组成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E带我们去见了B和水果包装房内的其他工人。这是我头一次见到B。B看起来很健康, 让人觉得他只有50多岁; 实际上他已经超过60岁了。B有三个孩子, 但是只有一个孩子继承家业, 继续从事果场的工作。

我们在楼与楼之间走动, 拍摄劳工们的情况。一半的工人是墨西哥的女性, 另一半是本地人或者做暑假工的学生。我们在水果包装房内待了三小时。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商业水果从果场到餐桌的包装过程。水果是很脆弱的, 所以它们不能被长期储存, 需要尽快地被送到市场上去。 当水果被采摘后, 它们被卡车运到包装房这边。包装的头一个工序是清洗。水果被放在传送带上, 花二十分钟通过一个清洗通道。然后, 这些水果被送到包装房内, 放到一个大的托盘上; 通过在托盘上的晃动程序, 小的水果会被筛下来, 大的水果被留在盘内。这些够大的水果随后被放到另外一个传送带上供工人们检查; 工人们把其中没有瑕疵的放到箱子里。每一个箱子被装满后, 就会被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 直接送去发货的卡车处。水果进入市场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进入市场的速度越快, 价值就越高, 同时损耗就越少。

包装房里的所有国际移民劳工都是从墨西哥来的。他们自己人之间用西班牙语交流, 也总是一起吃午饭。他们的午饭都是墨西哥菜。其中一个女性劳工把她的墨西哥煎玉米卷分了我一半, 煎玉米卷味道很好, 很辣。因为语言障碍, 我和劳工不能非常好地交流。此时, 我真正开始思考, 语言对于国际移民劳工在果场和本地社区(的生活)都是一个真实的障碍。大部分女性劳工年纪都是35岁到50岁之间, 她们中绝大部分已经建立自己的家庭, 工作的目的就是供养自己的家人; 她们怎能在空闲时间里学习英语呢? 她们的处境让我想起了刚来加拿大时我自己的处境——那时我也不会说英文, 并且有好些年一直生活在文化冲击之中。后来, 我学的英语越多, 我就越能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人们因为我表达能力的增强, 也更加注意到我和我的艺术作品。年复一年, 我逐渐融入了主流文化。这是一个终身的实践, 没有捷径可走; 虽然过程无比艰辛, 但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学习可以慢慢做到。

我更多地思考自己刚来加拿大的那段时光, 因为不能说英语, 讲不出自己的观点, 也不能理解别人的意思,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感受。那时候我完全依赖本能来尝试做对的事。有时候, 我知道想要说什么, 但是我找不到对正确的词或者句子来表达。我依然记得, 人们尝试教我发T, H和L这三个音的时候, 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嘴适应这些发音。我回想着, 在一个陌生的外国环境里工作, 尽管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也知道你需要做什么, 但是这不是你的全部, 因为你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适应的过程是艰难的, 也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有的国际移民劳工在B的农场上已经工作了超过三十年, 他们已经变成了当地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